“太白诗云蜀道难，不过区区几重山”

窑洞“诗人”用脚写出诗意人生

□孙正好

“我生活中全部的世界只有一间窑洞，我能看到的风景也只有那扇窗户外的山、树、天空……”

“脑瘫，它占据着我的身体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；它剥夺了肉体自由，却给了我精神自由。”

“曾有人问，你没上过一天学，为什么会写诗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把诗当作朋友、知己、恋人。我爱诗，可以不让我做任何事，但绝不可以不让我写诗。”

这些“独语”来自一名重度脑瘫患者胡少杰。今年25岁的他，生活在陕北黄土高原上一个名叫胡家圪崂的自然村。在那里的石窑洞中，全身无法动弹的胡少杰，常常在“明月半墙、桂影斑驳”的深夜时分，用脚趾触击键盘，将喷涌而至的灵感敲字成诗：

春还早，小院数青芽。雾霭迷蒙含细雨，堰塬索瑟漫黄沙，才放一枝花。（《忆江南·早春》）

独卧深山如病虎，诗心一发梦飞扬。凡人莫看残身朽，我自逍遥醉且狂。（《自题》）

挫骨又抽筋，残身烈火焚。何曾心色改，志气破千钧。（《斗病魔》）

自2018年12月至今，胡少杰用双脚写下近千篇古典诗词，记录心灵之沸腾、生命之热烈。通过诗歌创作，他从“无端泪水湿寒衾”的迷茫、绝望，走向“轻言大笑甘和苦”的豁达、开朗，并在热爱生命中“享晨风淡，午风烈，晚风凉”，“留欢诗酒茶，栽出漫天花”。

正在病床上阅读的胡少杰。 受访者供图

用脚写诗，他是窑洞里的“诗魔”

“生命本来就浪费不起，而我的生命更禁不住任何浪费。我要用心作笔，用情当墨，一笔一画把梦画在诗词这张纸上，在飞逝的时光洪流中留下我渺小的生命足迹”。

胡少杰年轻的身体里，住着两个“魔鬼”，一是“病魔”，一为“诗魔”。

“病魔”最近一次击倒胡少杰，是在今年4月11日。那天晚饭后，他全身肌肉突然剧烈抽搐，进入半休克状态，全身僵硬如树桩。凌晨3点左右，他被送到附近医院抢救，打了镇静剂后方才脱险。在此之前，他身体中“运动神经紊乱已有十多天，最严重时一天无法进食，喝口水都会呕吐”。

“最危险的时候无法呼吸。”胡少杰如此形容犯病最严重的时刻，“胸口像有人拿着大锤在狠狠地砸，每砸一锤，肺里的空气都会被挤出去，拼命想吸一口气，可脖子却被‘死神’紧紧掐住，几分钟后，人会晕厥过去。”

折磨胡少杰的“病魔”是重度脑瘫，因早产时大脑缺氧所致。自幼年起，胡少杰全身肌肉就处于紧绷状态，“吃喝拉撒都需要别人帮助，只有一条腿勉强能动”，抽搐与痉挛常年纠缠着他。“每隔几年，我就会脚踩生死边缘。最严重的一次，心脏都停止跳动了。”

20多年来，无时不在的“病魔”将胡少杰囚禁在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大河塔镇的家里，那是几孔靠在黄土塬上的石窑洞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挣钱，与胡少杰朝夕相伴的，除了爷爷奶奶，只有枕头、电视机、窗外的天空……因为很难走出窑洞，他常常一个人“照顾着历代的星辰”。

“一个人在家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对着窗户发呆，尽管能看到的景物寥寥无几，可脑海中却浮现着桃花粉，梨花白，片片落英斜飞，我在树下喝酒、抚琴……”

“朝朝尝病酒，暮暮抱寒衾。”胡少杰有不少诗歌，记录了他在窑洞中看到的四季光景：春雨过后，“清晨小院无浮土，树上欢歌雀与鸦”；“夏夜晴空万里多，一轮圆月照银河”；秋叶微黄之际，“夕阳依旧暖，只感夜风凉”；冬夕时窗外，“山孤寒瑟瑟，风冷冽凄凄。枯木微摇曳，残云伴日西”。

胡少杰在窑洞中写下的这些诗歌，如绿草红花一般，在“荒芜与繁盛之间，记录了生命的成长与倔强”。但对全身只有一只脚能自由活动、夜深时经常“久坐待鸡鸣”的胡少杰而言，背后付出的辛酸和努力，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

因为患病严重，胡少杰从未上过学，也很少走出窑洞，晒太阳对他而言都极为奢侈。“有时候，前后两次晒太阳间隔达4个月之久”。他常常在一根树枝、一块石头、一个饮料瓶上找到快乐。老日历、旧报纸、废弃的商品包装成了他最初的识字启蒙。“我很好奇上面都是什么字，爷爷逐字逐句讲给我听，日复一日，我就记住了。”

窑洞炕头上那台老式电视机，也拓展了少杰的想象力。他通过看科普、手工类节目，学会“用脚折出各种花样的纸飞机”，“用小磁铁和废手表做指南针”；看到一位脑瘫男孩用嘴叼着木棍在电脑上打字创业，他振作起来，找到破旧的语文课本自学拼音，练习用脚打字，最快时一个小时能在手机上敲出一千多字。

也正是通过看电视，胡少杰喜欢上了历史，迷上了古诗词。2018年，他在文友介绍下进入网校，系统学习诗词格律，并恶补唐诗宋词，慢慢理解了什么是诗，怎样写好诗。胡少杰身体中的另一个“魔鬼”——“诗魔”被唤醒。

“写诗成了我宣泄内心的渠道，每天至少写十来首，很多时候，明知写得不好，我却总是第一个交作业……遇见诗后我将她看作唯一的知己，她让我第一次听到了自己的心声，认识了真正的自己，知道为什么而活。”

“寒风吹寂夜，冷月照银松。陌上枯千树，苍枝笑酷冬”——2018年12月1日，胡少杰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古典诗歌《冬夜·松》。在诗中，他以青松自比，在寒冬的严酷摧残中，不会像普通草木一般枯死，即便身处寒夜，也要傲立山间。

“诗就像一双翅膀，有了它，被禁锢在我枯朽身体里却一直不安分的灵魂，如天马行空般，可以在天地间肆意遨游。”被“解放”的胡少杰，开始创作大量诗词记录生活，记录心情——

看着爷爷奶奶日渐苍老，他写下《悲我生》：雏鹰折翼朝天望，造化无由朽木身。恨降凡尘今几悔？终身愧对白头人。

陪小外甥女玩了一天泥巴，胡少杰感觉“许久都没有如此开心了”，写下《陪小外甥女游戏》：我醉午风迷，小儿揉紫泥。童心今忽起，笑到日偏西。

2020年8月，他第一次拥有了电动轮椅车，写下《练车》记录对“冲破牢笼，自由狂奔”的向往：残阳半落漫天红，银马初骑试逐风。心向云闲千里去，今须学步短墙中。

胡少杰用“时而狂放不羁，时而神经大条，爱说爱笑，爱孤独也爱热闹”来形容自己，他作“胸无半点墨，脚下百行诗。除了荒唐梦，残生只剩痴”自嘲对于诗词的热爱。“我的诗词没有华丽的辞藻，没有精妙的技巧，但很真实，每首诗无论好的坏的，开心的还是伤心的，骄傲的或是自卑的，都是我的灵魂发出的呼啸声。”

在诗之宇宙，他写百般情，写万物生

“古人云：‘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’我最少也经历过三次生死劫，生死之道大概已闻到了四五成，可是我不想死，因为人间太美，我还没看够呢。”

采访期间，我陪胡少杰去散步，寻访他想看的山、水、野草、闲花。自从有电动轮椅车后，胡少杰就迷上了外出。“不知道去哪，也无需知道”，他只尽情享受“淡淡花草的香味，归巢鸟儿的身影”，听听“白发翁媪们谈论的家长里短”。

轮椅车操作起来并不容易。由于大部分身体无法动弹，胡少杰只能半躺在车上，靠右脚掌控方向。家门口是“之”字形的陡坡，出村的路部分还是土路。一路上，电动车有时滑得很快，近乎侧倒；有时陷在坑里，开不出来。不管是何处境，胡少杰都很耐心。

“我喜欢在乡间小道上自由奔跑，感受自然的轻抚。微风带走烦躁，细雨洗去心尘，烈日蒸发忧伤。”在笔下，胡少杰常用“马”“牛”来比喻他的两台座驾——“最爱山间独自游，清歌浊酒纵玄牛”；“惊雷一声裂，铁马化飞龙”；“纵马飞驰几千里，晚携明月共归家”……

一丛长在山崖底部的迎春花开得正欢，胡少杰停车，看得出神；蝴蝶飞来，落在花瓣上采蜜，胡少杰喃喃自语：“这是多好的诗啊！”

胡少杰和奶奶在一起。

公路边，野草从水泥缝里长出来，嫩嫩的，绿绿的，胡少杰笑着说：“我喜欢野草，因为它们跟我很像，都在绝境里求生存。”

“默默销残雪，丝丝现嫩芽。莫怜今渺小，一霎漫天涯。”胡少杰曾用这样的诗句，赞扬跟他一样顽强生长的春草。

沿着河流，我和胡少杰停留在一座跨河石桥上。远方有山，近处有树，眼前是水，周围绵延着大片大片的农田，胡少杰进入了他很享受的状态——发呆。许久之后，他微微一笑，说“我已经写好诗了”——

“醉看蝴蝶梦千重，弹指柳花望绝踪。不管清溪水东去，小桥端坐钓鱼翁。”

胡少杰写诗，很少苦心钻营，多是灵光乍现，他喜欢自诩为“钓鱼翁”。在他看来，写诗就好比钓鱼。“只有心无杂念，在绝对的精神自由中，才能写出好诗”；“灵感来的时候，好诗就像打喷嚏，忍不住就出来了”。

胡少杰写诗的灵感，来自浮世，源自万物。在他眼里万物皆为诗。尽管绝大多数时间，他只能躺在山村窑洞的炕上，难免孤独甚至绝望，但他仍喜欢读书赏月、吃粥喝茶、听琴交友、看景阅世，这些与生命息息相关的“人间烟火”，成为他诗歌的灵魂。

他用“午时书叶轻如梦，浅浅琴声浅浅眠”写读书欲睡；听“万马嘶鸣踏破天”的《赛马曲》，他仿佛看到“卷起黄尘还未落，凌空一跃只当先”；逛庙会时，“锣鼓喧千里，游人有万家”，他却“独寻幽静处，自在嗅山花”。

“一阵风来青草味，迷我心神。”在胡少杰笔下，万物于他皆是惊喜，他“最爱溪边桥上立”，也“笑迎风雨山中绽”；他欣赏月“阴晴圆缺且从容”，也羡慕鹤“独立凌云木，幽居远世尘”。“咕嘟慢火搅稀稠”是他偏爱的粥饭，“微风拂过菜苗鲜”是他笔下的人间四月天。

“诗者，心之语也。”胡少杰这样总结他对诗歌的看法，“古今中外的好诗，无一不是在写‘心、情’二字”。在他创作的近千首古典诗词中，最令人动容的，或许还属爱情诗。这些诗歌，记录了他和一位陕北女孩的“精神绝恋”。

胡少杰与女孩结缘于网络，两人都经历过重重磨难，精神高度契合，经常一起和诗唱词。胡少杰不想拖累对方，曾多次提出分手，但女孩说，“就算他是植物人，也愿意陪他一辈子”。千回百转后，两人愈加相知相爱。

女孩写“愁丝几缕无由结，独倚西窗望夕阳”，胡少杰和“晚云如解心头事，不该殷勤送夕阳”；女孩说“十里桃花任君赏，诗人自古爱风流”，胡少杰和“纵有桃花十余里，唯怜一朵在心头”。

2021年12月底，随着手机收到一张死亡证明，胡少杰的爱情戛然而止——女孩因病骤然离世。于万千浮世中觅得知音，却在一夕之间阴阳两隔，自始至终，两人都未来得及见面。痛愤交加的胡少杰连写多首悼亡诗，宣泄满腔悲鸣：

一诗曰：“佳期只觉是寻常，捉弄娇憨小酷娘。噩耗传来久无语，月光应照短松冈。”另一诗曰：“当时写罢绝情诗，泪湿红笺一霎时。而今再看痴心句，肝肠寸断已然迟……”

“诗是诠释生命状态的最好载体。”胡少杰说，“我写诗，不是无病呻吟，是我的灵魂忍不住要尽情呐喊，诗歌带给我绝对的精神自由，我可以在诗的宇宙中饱览万物”；“我诗言我心者，诗人也。我诗言天下心者，大诗人也。”

“农家最是喜秋忙，金风催谷熟，瓜果已然香。”胡少杰笔下的“大诗”，常写山乡民生。

2020年春夏之际，家乡遭遇大旱，酷热难耐的天气下，胡少杰每天大汗淋漓——夏季是他一年中最难熬的时节，“整天浑身疼痛，头晕眼花”，因为“全身肌张力比平时高出很多，在窑洞躺一天，相当于别人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”。

“黄土高原上最忙碌的春耕时节，两个多月未见甘霖，这对老庄稼人来说就是灾难。”胡少杰在病痛中写下《大旱》：天腾魃火炙云残，草尽焦枯木尽干。四月春犁耕不动，老农连叹数声难。又写《雨叹》：缘何赤地连千里，应是天君错记时。五月才来三月雨，春犁始动已然迟。

“一笑度平生，任尔多风浪。我梦鲲鹏御大风，九万三千丈。”正因常年在诗歌宇宙中感世态，写万物，胡少杰——这个自嘲被病魔判了“无期”，“连身体都控制不了、世界上最穷的人”，不再顾影自怜，他爱上自己并热爱生活，热爱生命。诗歌成为他灵魂的归宿。

“病魔随时都有可能夺走我的生命，能在这世间留下一点点痕迹，即使是雪泥鸿爪，也足矣。”对于疾病，胡少杰异常清醒。目前，他正在诸多书友的帮助下，努力将精选的诗词结集出版。“或许在很久很久以后，可能我们都不在了，在某个积满尘土的角落，这些诗会被某个人仔细翻阅，他知道原来世界上曾经还有这样一个人。我觉得这就是精神的永生。”

“太白诗云蜀道难，不过区区几重山”

少杰终生被困在轮椅之上，但他在精神上藐视一切艰难险阻，正是这种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上的强烈反差，让他的诗歌散发着独一无二的光芒。

“水逝山犹在，流光不可寻。与君挥一曲，解得此中音。”因为在诗友群中看到胡少杰创作的这首诗，姜星雨——这个距离胡少杰600多公里、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女孩，像一道光，闪烁在胡少杰的诗歌宇宙中。

“我从小就喜欢诗词，每次看到少杰写的诗，会忍不住去解读或评价。他的很多诗，我都会产生共情。”出于对诗词的热爱，姜星雨和胡少杰开始了“神交”，她还义务承担了胡少杰诗词公众号的编辑工作。“我愿意花时间去思考配什么样的图片，用什么样的色调才能更好地表现诗歌的情感和主题。”21岁的姜星雨说。

“星雨是第一个年龄比我小的朋友。她的阳光活泼，让我也不再暮气沉沉。我每写一首诗，她从中都能看出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。我和她注定是知音。”胡少杰曾写诗赠予姜星雨，称“怀有素心生白月，眼含微笑绽红莲。新诗写就侬先品，何事伯牙弹断弦”。

胡少杰与姜星雨最喜欢的诗人是苏东坡，因为东坡先生能在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中，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出世精神入世而活，他们将诗集名字定为《最向东坡最好春》，书中不仅包括三百多首胡少杰的原创诗歌，也收录了姜星雨的部分创作。姜星雨还主动承担了书中诗歌的注解工作。

一个身在西安，一个远在榆林，为了写透每首诗背后胡少杰的所思所想，两人只能通过线上不断沟通。“星雨白天有繁重的课业，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。我们常常开着视频会议，工作到凌晨。因为长时间戴耳机，她的耳朵都发炎了。”

“少杰的疾病在日益加重，身体活动能力也越来越差，他很害怕彻底失去写作能力，常常很不甘心。我们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。”姜星雨说，“书中他的思想也代表了我的思想，我们是

胡少杰的家乡。

在共同塑造一个独立的灵魂，这个灵魂是简单的，又是深刻的。少杰有着一颗最纯净的心，吸引着更多有趣的人，追光者终究会化作一道光。”

“此时明月将休息，我作人间那道光。”胡少杰曾在过年时，写下这样的诗句。因为诗歌，如阳光一般绽放的他，就像发自陕北黄土高原偏僻山乡的一道光，吸引着越来越多山里山外的光亮，这些光亮，也温暖着胡少杰和他的诗歌。

“懒眼对诗书，弦音静似无。忽然来一响，只见小狸奴。”邻居大婶送给胡少杰一只小猫，他满心欢喜。此后，小猫常常出现在他的诗歌中。

“不晓缘来有知己，唯闻一路笑声欢。”胡少杰想去山顶看日落，到山下时，路遇两位陌生人，他们陪着胡少杰一起登上山顶“看斜月赶斜阳”。此后，三人成了现实中的朋友，常常一起散步。其中一人因工作调离时，胡少杰写诗别友：“秋阳暖，怎敌北风凉？今日忽惊杨柳尽，当时正值杏梅香。来日更方长？”

学习诗词格律时，因为是自学的拼音，胡少杰弄不清四声，没法分平仄，刚开始连最基础的押韵都不会。得益于榆林诸多诗友的悉心指导，他才真正懂得了古诗词之妙，遇见了全新的自己。后来，大家还将他学习期间的诗词整理成册，刊印出三百多本，内部传阅以作纪念，胡少杰也因此结识了更多好友。

“少杰终生被困在轮椅之上，但他在精神上藐视一切艰难险阻，比如他写诗云‘太白诗云蜀道难，不过区区几重山’，正是这种外在形象和内在精神上的强烈反差，让他的诗歌散发着独一无二的光芒，更多的是我们被他吸引，向他学习。”榆林市榆阳区作协会员王丽说。

胡少杰最大的心愿是诗集《最向东坡最好春》能尽早出版。目前，包括王丽在内的数十位来自当地政府、残联、民间的热心人士，以及来自广东、安徽等全国各地的百余位胡少杰的“粉丝”，都在帮他圆梦。为了能顺利出版，诗集出品人常亚军最近常常奔波在榆林、西安、北京等地。

“少杰‘用脚学诗，用心吟诗，将生命化诗’，在他身上，我们隐约能看到一丝陕北作家路遥身上那种以文学殉道的精神。”常亚军说，“少杰活得很纯粹，精神世界异常丰富。我们努力让他的诗集早点问世，也是向一个自由的灵魂致敬。”

离开胡家圪崂时，我望着靠在黄土塬上胡少杰的家，感觉那几孔石窑洞，就像长在山崖下的野花——“绝壁揽云天，无心意自坚”。在那里，在偏僻的山乡，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上，被病魔禁锢的胡少杰将继续身寄清风明月，心系草木蝼蚁，用诗词之美滋养他对生命无限的热爱，自由驰骋于天地万物，正如他在《行香子·醉游乡间》中所写：

美酒盈觞，醉了斜阳，杜康催我趁轻狂，清歌一路，恣意徜徉。见云儿白，花儿紫，杏儿黄。

不必匆忙，也莫彷徨。只须珍惜好时光。前途坎坷，又有何妨。享晨风淡，午风烈，晚风凉。

网络诗歌：

带给你投入生活的勇气

□刘诗宇

百年来媒介和技术的发展，改变着诗集、诗刊，也改变了诗人和诗本身。2023年1月，《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：我在B站写诗》出版。这意味着诗歌已从岩壁、竹简、书纸中飘然而起，甚至不再拘泥于文字式的论坛、博客，转移到了以视频内容为主的网络平台上。来自各行各业的网友在相关诗歌话题下挥洒才智，形成当下网络诗歌创作的独特景观。

网络诗歌作品集以打通互联网与纸媒的形式，让新诗创作进一步获得了在出版与学术研究层面的“存在感”。这可能只是一个开端，今天各行各业都在与流量巨大的互联网平台深度融合、相互赋能，诗歌也不例外。而在这种趋势中，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关注到诗歌创作群体、艺术上出现的变化，以及有哪些潜在的问题。

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有“大众化”和“专业化”两个维度。文学根植于性情，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”，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和需要。同时，在大量的创作中总有一些作家作品脱颖而出，不断拓展文学的上限，久而久之，“作家”变成有门槛的身份。发表的平台与资源相对稀缺时，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水准和思想性提出较高的要求。而在作者相对固化的状态下，传统媒介上会出现“以次充好”的作品，有人在习惯了严肃地创作、节制地表达之后，要用看似口语化、另类甚至近乎“行为艺术”的方式“标新立异”，表达探索与实验态度。

这种状态在新诗创作中尤为明显。随着媒介的发展，物理意义上的文学“圈子”已经被打破，越来越多人有了发表作品并“被关注”的诉求，于是上述的所谓探索与实验渐失合理性，在诗歌爱好者乃至“路人”中间产生很大意见。很多人也许平时并不读诗、写诗，但此刻要在网络上留下诗歌的痕迹，只是为了通过反讽的方式，说明新诗创作应该真诚而不是“故弄玄虚”，诗人这种身份不应该被神秘化。

“夫诗有别材，非关书也；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。”相比那些荒诞、反讽、解构性质的作品，《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》更多收录的是人们面对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抒情言志之作。这些诗并没有绚丽、高超的创作技巧，也没有和诗歌史、文学史对话的雄心壮志，它们只是把真实的生活细节、情感体验，变成简单的格律与常见的意象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：

……自那年你放下书包换上行囊/家/改名为故乡（“不高兴就喝水”《一年两回》）

去打印作业/打印店的叔叔/的手机在放莫扎特/我的作业/是听着钢琴曲出生的（“印第安老斑鸠啾啾”《接生记》）

姐姐 是非常温柔的称谓/就感觉 仅仅是喊出/姐姐/这两个字//下一秒/就会得到一个拥抱（“三三Amelie”《姐姐》）

夏天和冬天吵架了/谁也不理谁/于是树伤心得脱了发（“子昭Anyayayayayaya”《秋天》）

为什么孩子们能得到更多的欢乐/而他们的门票却仅仅是半价（“翟理思”《游乐园》）

这些网络诗歌有效拓展了新诗经验范畴的边界。若无来自各行各业、各个阶层的“客串”，“专业化”的诗歌创作也许能上天入地，却难以触及这些属于普通都市人的生活与体验。这些诗句对共情者来说有着强大的慰藉和治愈功能，把当代生活与个体命运中的情感变成了创作的资源，也让他们在写诗、读诗的过程中变成投入生活的勇气和动力。

诗集的入选作者还有颇具知名度的歌手、演员、运动员、作家，还包括网络上的“红人”。诗集并没有刻意强调他们的身份，在融洽的景象中诗歌创作发挥着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功用——不同群体的缝隙，不同人生的喜乐悲欢，都在诗歌创作中被弥合了。在诗的世界里，所有人都拥有独立、平等的灵魂，都能展开坦诚的对话。诗集中的作品往往看似简短、轻快，却有溢出文学之外、进入社会层面的意义和价值，这或许正是相关创作引起强烈反响的关键原因。

可以预见，今后产生于互联网、根植于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肯定还会越来越多，并以强烈的存在感进入学术研究之中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或许应该寻找一些关于未来的启示，或是发现潜在的问题。面对互联网上蔚为大观的新诗创作，传统的以期刊为平台的诗歌创作将如何继续存在，能否从中寻找到可以借鉴的方法与创作资源。另外，互联网上的诗歌创作能否从一种“事件”或“现象”更进一步，形成与新的媒介、经验、感受相配合的新的诗学。对网络诗歌创作的赞赏与推崇，并不意味着否定数千年的古典文学史、百余年的新诗发展史，即便是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优秀诗人及诗歌创作技巧、诗学观念仍然值得学习。

21世纪以来，互联网上出现了一批旧体诗词创作者，依托于网络平台，将很多新的意象与经验融入古典的格律之中。他们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古与今、专业化的创作观念与大众化的新经验的融合，只是此类尝试仍然较为小众，未能在诗歌界产生大的影响。网络诗歌集的出版，可能正是一个契机，让更多人开始正视诗歌创作，让诗歌进入鲜活的时代生活现场，也为我们留下一个值得憧憬的未来：在庞大的创作人口基数上，中国的诗歌传统也许会再度焕发耀眼的光彩。

社址：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：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